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  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  
值班责编:刘小草 刘梦妮 雷琨  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:(010) 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 特约刊登  
~ 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 ~



# 今年,我们一起跟叶嘉莹先生上诗歌课

开栏的话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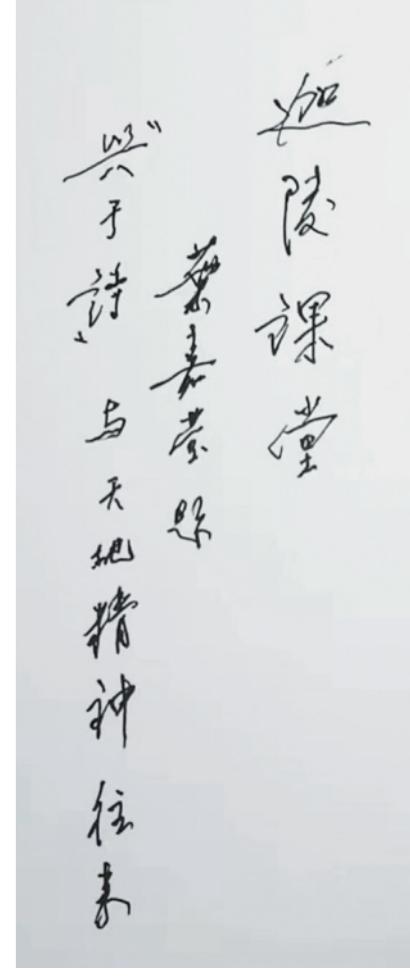
1989年,叶嘉莹先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(UBC)讲授新一轮中国诗歌史课程。叶先生从《诗经》讲起,至李贺结束,用一学期时间系统地讲述了先秦至唐朝诗歌史。课程结束,先生便退休,可称叶先生在UBC的收官之作。

叶嘉莹先生讲诗词有一种特别的“魔力”,有人形容,凡是听过她讲课的,无不被她那热情洋溢、神采飞扬的独特魅力难以忘怀,无论唐诗还是宋词,其中的每一个字,都随着她清朗饱满的独特吟诵,荡漾在教室里,余音绕梁,袅袅不绝。

近日,这份尘封多年的课程录音被陆续整理出来,《草地》周刊征得叶嘉莹先生授权,开设“迦陵课堂”专栏,拟每周一课,刊发全部课程精要。诗词是叶先生的挚爱,她曾说,“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,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”。让我们跟随这种“本能”,一起聆听叶先生讲诗词,一起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,一起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。



▲ 2020年7月,叶嘉莹先生96周岁寿辰,摄于南开大学寓所。 韦承金摄



▲叶嘉莹先生题字。

叶嘉莹讲授  
于家慧、李晓楠整理 张海涛审校

凡事都有一个开始,诗歌,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是什么?为什么要写一首诗?怎样写诗?怎样判断一首诗的好坏?在开始讲诗之前,我把中国诗歌最基本的一些概念,做一个简单介绍。

## 什么是诗?

首先,我要讲一讲“诗”的造字原理。“诗(詩)”字,左边从言,“言”底下是个口,是人嘴说话的意思。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说“诗”字“从言”,就是说“诗”是人说出来的语言,右边的“寺”是声,从言寺声。更古老的“诗”字,不是“从言寺声”的。古文这个“诗”字是什么样子呢?古文这个“诗”是从言,右边所从的是“之”。从甲骨文图画看,“之”就是人的脚趾,就是人走路。“之”是“往也”,往什么地方去的意思。

那么,“诗”是什么意思呢?“从言从之”是什么意思呢?古人说,诗者,志之所之。诗的内容表现就是“志”。“志”就是内心的情意。情意就是感情、思想以及它们的活动,“之”就是往,你的感情、思想是向哪一个方向活动,所以诗就是你情意的活动,是“志之所之”。

中国最早的一本诗集是《诗经》,有时英文翻译成 Book of Songs。后来有很多人给它作注解,其中一个人姓毛,他作的注解就叫《毛传》,传就是“注解”的意思。《诗经》的《毛传》前面有序言,它是一个整体的序,所以叫作“大序”。

《诗大序》说,“诗者”是“志之所之”,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你的感情在你的内心之中活动,情动于中,然后你就形,就表现,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,就形成诗了。这是诗孕育的开始。

那么,情意为什么会活动起来?什么东西使感情活动起来?中国古代还有一本书叫《礼记》,其中有一篇《乐记》,是关于古代音乐的,说“人心之动,物使之然也”。你的心怎么会动呢?是因为外物。那么,什么样的外物使人心活动呢?人内心的思想感情为什么会活动?

## 自然界的物象的感发

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一步一步向前,越来越复杂的。到魏晋南北朝时代,就产生了两本很有名的文学批评著作:一本叫《诗品》,作者是南北朝时期的钟嵘(可以念作rén gōng,也可以念作 rén gōng);还有一本是《文赋》,作者是晋朝的陆机。

中国的诗歌从周朝开始,到了钟嵘写《诗品》的时代,关于中国诗歌是怎样产生的,就有了更仔细的观察,也说得更明白了。《诗品》说: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。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。”是什么东西使你感动呢?是“气”。什么叫“气”呢?宇宙的运行,万物的产生,都是因为有阴阳二气。画一个太极图,这边是阴,那边是阳。宇宙之间有阴阳两种气,它们在轮回运行。冬天来的时候,阴气越来越多。可是等阴气发展到一个极点,到了“至”,到了最高的时候,阳就开始回来

了。等到阳发展到最高的时候,阴就回来了。就这样阴阳两个气轮回,春天草木萌发开花,秋天草木黄落凋零。阴阳二气的运行,感动了宇宙万物。“物之感人”,人看到草木的生长,就欢喜,看到草木的黄落,就悲哀。

《文赋》上说,人都是“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”。“劲”是凛冽的、强烈的、肃杀的。在这样凛冽、寒冷、肃杀的秋天,叶子落了,人看到叶落就悲哀,所以“悲落叶于劲秋”。“喜柔条于芳春”,你看到那柔软的枝条,在芬芳美好的春天发芽长叶了,你就欢喜。

所以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”。“摇荡性情”,使你的感情摇动了,那么人心有了感动以后呢?所以“形”,你就表现,用诗歌来表现。钟嵘本来写的是作诗的创作动机,可是后边他说“形诸舞咏”,是什么意思呢?《诗大序》上说,你内心感动了,就形于言,可是有时候内心太感动了,就“言之不足”,你觉得说还没有把感动表现出来,“言之不足,故咏歌之”。所以中国古人为什么摇头晃脑地吟诗呢?你觉得光看,内心的感情不能抒发。没有声音的文字,死死板板的,这不够。你要把它变成声音,用你的声音,结合你的感情表现出来。“言之不足,故咏歌之”。“咏歌之不足”,你觉得光是出声音,这还不够。“咏歌之不足”就怎么样?就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”。所以就一边念诗,手里一边这么拍。“足蹈”,“蹈”就是踏拍子。

《诗品》上说,“春风春鸟,秋月秋蝉,夏云暑雨,冬月祁寒,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”李后主的词:“小楼昨夜(是)又东风,(我的)故国(是)不堪回首(在)明月中。”春风使他感动,当春天来的时候,“多少事,昨夜梦魂中”,“还似旧时游上苑,车如流水马如龙”。故国的春天,他当皇帝的时候,春天不应该到上苑去游春吗?可是他现在被俘虏了,被家人关起来了,当他回头去想的时候,是“不堪”,让他不能够忍受,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有月光的晚上。这春风、秋月使人感动,就是外物使人感动。

我回大陆讲诗的时候,有学生问我,您的课我们听起来很有意思,可是我们学了诗有什么用啊?我就跟他们说,“人心之动”,是“物使之然也”,是外物使你感动的。诗是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诗人因为外物而感动,如果是一个好的诗人,他就能够充分地把他内心的感动表达出来,不但他自己表达出来,而且我们千百年来的读者,读了以后会有同样的感动,而且我们可以从他的感动,想到自己的感动,所以诗歌是要把这种感动传达出去。我给这种感动起了一个名字,就是感发的生命。这种感动可以使我们感动,可以使我们有一种生发,所以是感发的生命,我认为这个生命是生生不已,一直在生长,是不停止的。

所以我就跟他们说,读诗最大的好处,就是使人心不死。我们说“哀莫大于心死”,一个人心死了,没有比这更大的悲哀了。诗就是诗人把他内心的感动写下来,传达出去,而且可以引起千百年后的人的感动,有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。

宋朝辛稼轩有两句词,“一松一竹真朋友,山鸟山花好弟兄”。他说,当我从路上走过的时候,看到每一棵松树、每一根竹子,都觉得是我

的朋友。我听到山鸟的叫,看到山花的开,都觉得自己像兄弟一样。如果一个人看到松树,看到竹子,听到鸟叫,看到花开都感动,如果你把那些不同类的草木鸟兽的种种现象,都和你的心联系起来,你的心就是不死的。

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,其实有些西方现代哲学或者文学理论,跟我们也有相通之处。西方的现象学说,外在的世界,有很多客体,就像山鸟山花、一松一竹、落叶柔条。当你的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(主观意识)跟 objective phenomenon(客观现象)相接触的时候,引起意识的活动。而这个活动按照现象学说,有一种带着方向、主旨趋向的 intentionality(意向性),就是外物的现象使你内心活动了。这是人类认识宇宙最基本的活动,也是作诗的开始。

所以,人心之动,是“物使之然也”,是外物使你感动的。可是只是草木鸟兽使你感动吗?除了“落叶”“柔条”以外,还有什么使你感动?

## 人事界的事象的感发

进一步讲,假如一个人,一个心没有死去的人,看到月明,看到花开,听到鸟叫,就会感动。跟你不同类的草木鸟兽都使你感动,那么你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人类社会之中的种种现象,难道你无动于衷吗?不是的。所以杜甫才会写出这样的诗来: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。”在这样一个困穷的年代,当遍地是干戈战乱,当人民不聊生的时候,我就为那些困苦的在患难中的“黎元”而忧伤。“黎元”就是百姓。百姓为什么叫“黎元”?“元”是善的意思。古人说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人心是本善的。“黎”是黑色的意思。我们中国人是黑头发,所以秦朝的时候管老百姓叫黔首,意思是黑头。我看到老百姓的流离困苦,我为此而忧伤,不但口中叹息,还想到我们国家的患难,心里一阵发热,所以“叹息肠内热”。

我们刚才讲的是《诗品》,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”。“物之感人”这个“物”,《诗品》给了好多例子。第一类例子,是自然界之物象,就是我刚才说的“春风春鸟,秋月秋蝉”。可是作为人类,看到草木鸟兽都感动,对人类难道不感动?孔子说过,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。你看到花开,你可以感动,但是你跟它不是同类。你会跟鸟兽说话吗?鸟兽会回过头来关心你吗?不会的。所以“鸟兽不可与同群”。“吾非斯人之徒与”,“吾”是我,“徒”是这一类,“与”是在一起,如果我不跟人类在一起,我跟谁在一起?

所以一个更大的力量使我们感动的,就是我们人的世界中的种种的事情,这方面《诗品》也给了很多例证。

《诗品》中说,“嘉会寄诗以亲,离群托诗以怨”,“至于楚臣去境,汉妾辞宫。或骨横朔野,魂逐飞蓬。或负戈外戍,杀气雄边。塞客衣单,孀闺泪尽。或士有解佩出朝,一去忘返,女有扬蛾入宠,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,感荡心灵。非陈诗何以展其义,非长歌何以骋其情?”

我写这一大段话,是要做一个对比,前面那一段话,“春风春鸟,秋月秋蝉,夏云暑雨,冬月祁寒”,春夏秋冬,每一个季节都是一句话就完了。相比之下,人事界的事象,钟嵘写得更多,份量更重。

真正伟大的诗歌,伟大的诗人,不像一些小的诗人,整天伤春悲秋,对月伤怀,你要真正对世界对人类有一个更广大的关系。诗歌都是写内心中的一种感动,你感受的生命的大小、深浅、厚薄,就关系你成为一个大诗人还是小诗人。不只是诗人,伟大的小说家和一般的小说家的差别也在那里。埃德加·爱伦坡写的一些小说,也很新鲜很吸引人,可是跟托尔斯泰比起来,大小立刻就分别出来了。文学家,不管是诗人还是小说家,他的深浅厚薄都关系到感受的生命。四时的自然界当然使我们感动,更使我们关心的是人类,是整个人类的悲欢离合。

而且,在钟嵘关于人事界事象的叙述中,语言也有层次。“嘉会寄诗以亲,离群托诗以怨”,是说你自己的生活,你自己的悲欢离合使你感动。你有一个好的聚会,遇见了一个好的朋友,你就写一首诗,表示你们在一起的这种快乐,所以“嘉会寄诗以亲”。欧阳修有两句话说得很好,他说“人生自是有情痴,此恨不关风与月”。风与月本身没有悲哀和欢喜可言,风有什么悲哀欢喜。你因为风而悲哀欢喜,是因为你自己是有情的人类。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,古人说“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”,“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”,所以人生是谁让你有这样的感情,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。“此恨不关风与月”,风与月使你有悲欢离合的欣喜悲哀的感情,是因为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。

近代诗人闻一多曾说,杜甫和李白的见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,就好像太阳和月亮碰到了一起了,应该敲三通锣,打三通鼓来庆祝。杜甫和李白碰到的时候,杜甫送给李白的一首诗,说“乞归优诏许,遇我夙心亲”。那时,杜甫还默默无闻,李白已经名满天下,皇帝亲自把他请到朝廷,请他坐在七宝床上,亲手给他盛汤。

李白虽然得到皇帝的欣赏,可是他不会做官,后来就辞职不干了,“乞归”,请求放我回家。杜甫和李白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的。李白觉得皇帝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会作诗给杨贵妃唱诗的人,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人,所以就请求辞退了。辞退的时候皇帝给他下了一个诏书,给他很好的优待,很好的“退休金”,赐予他很多的珍宝。“乞归优诏许”,杜甫是好的诗人,短短五个字,把李白的内心,他的得意和失意,他的挫折都写出来了。

就是这时候,我杜甫跟你遇见了,而我杜甫能体会到你内心中这一份挫折和痛苦。所以“乞归优诏许,遇我夙心亲”,我们两人见面,这话说得真是好,你遇见我,就是“夙心亲”,我们是这样亲近,我们好像认识了不止一辈子。“夙”是那么早,那么久远,我虽然跟你刚认识,可是我觉得我内心跟你这么接近,好像几辈子之前我就跟你见面了。贾宝玉见到林黛玉,说这个妹妹我好像认得的,前世有

宿缘。“嘉会寄诗以亲”,人生如果真的碰到一个知己,难道不欢喜?杜甫就写出这样感人的诗篇来。

“离群托诗以怨”,也可以写诗表达你的悲哀、哀怨,这样的诗很多。王维诗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,我一个人在他乡,一个人都不认识,我是一个作客的游子,没有一个可以归属的地方。所以就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每当过节过年的时候,我就加倍怀念我故乡的亲人。我在远方可以推测,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我想我的兄弟登高的时候,“遍插茱萸”,中国古风的风俗,九月九日是重阳节,有登高的风俗,每个人都插茱萸。你们都登高,家里人都欢聚,可是我不在家里。我怀念你们的时候,当你们遍插茱萸少掉了一个我,你们必然也要怀念我。

我举了两个例证是要说明,这一大段写人事界的事象,前面这两句的悲欢离合,所写的是诗人感动于自己的经历。可是一个诗人看到别人的生活,难道就冷漠吗?外在很多人事界的现象同样使人感动。所以杜甫才会说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那朱门的酒肉不是杜甫的生活,那“路有冻死骨”,杜甫当时也没有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“朱门酒肉”是他看到的别人的生活,“冻死骨”也是他看到的别人的生活。所以除了你自己的生活经历使你感动以外,别人的生活经历,同样是使你感动的因素。

他人的生活、经历、遭遇会使你感动,杜甫当时就亲眼看到天宝的乱离,亲眼看到当时他走过的路上就有冻死的尸骨。你们看到过冻死的人吗?你们没有看到过,我是看到过的,我小时候生长在北平,早晨去上学,走在路上,一拐角,墙角那里,冬天风雪交加的夜晚,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冻死在那里,我是亲眼看见的。是别人的生活经历使你感动的,杜甫亲眼看见的“路有冻死骨”。

除此之外,历史上的伟人,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经历、他们的遭遇,也使你感动,所以中国才有这么多咏史的作品。金圣叹曾经批过杜甫的诗,他说:“诗人之眼,上观千年,下观千年。”诗人有善感的心灵,不只是眼前的事物使他感动,他的想象力让他可以把过去的事情想得如在眼前,而且可以以他诗人敏锐的感受,推想将来的事情。

辛弃疾一首词写到月亮,“可怜今夕月,向何处,去悠悠?是别有人间,那边才见,光影东头”。诗人看到月亮,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是空间的,从这个空间想到那个空间,从所在的异乡想到故乡,空间的距离不能够阻隔诗人的想象。“可怜今夕月”,这个“怜”有感动的意思,“可怜”也有可爱的意思。这么美丽的光华皎洁的月亮,我看它从东方起来向西方沉没。“向何处,去悠悠”,它沉到哪里去?莫不是别有人间,另外那一边有另外的一个世界,“那边才见”,当我们这里消失了,他们那里才看见“光影东头”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地球是圆的这一学说,诗人以他的想象想到这个原理。所以“诗人之眼,上观千年,下观千年”,什么都可以感动。(下转 15 版)